

四大流派代表作 文武兼备一肩担

“劳模”史依弘的劳动节



■《春闺梦》祖忠人摄



■《苏三起解》齐琦摄



■《金玉奴》齐琦摄



■《昭君出塞》齐琦摄

史依弘这几年“爱折腾”，她的挑战、尝试，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让人忍不住感叹：如果戏曲界多些史依弘就好了。这并不是说认为史依弘的艺术水准就高到堪当业界表率了，而是因为她“折腾”的这些演出项目不管怎么变化都把观众放在了心上，这难能可贵。

京剧有没有市场？其实要看你提供什么样的演出。早些年尚长荣时隔多年再度与言兴朋联手在逸夫舞台上演《曹操与杨



马上评

难能可贵

修》时，逸夫舞台的负责人曾感慨“如果一半的京剧演出有这样火爆的场面就好了”。去年的《七侠五义》又让京剧在逸夫舞台火了一把。而昨天史依弘的专场演

出，与前两次演出自然又不相同，然而也同样火得让人眼热。

若说“尚言”这样的演员搭档可遇不可求，那么无论是《七侠五义》还是史依弘的专场都是有许许多多可以复制的经验。简单地说，就是演观众爱看的好看的戏，有“货真价实”的优质唱念做打让观众欣赏。这个要说难，真的也不算太难，就看有多少有心人愿意去做了。

王剑虹



台前幕后

昨天，史依弘与观众一起过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节”——上午10点半到剧场，下午、晚上两场演出，上演梅尚程荀四大流派的四出代表作品，不仅文武兼备，而且每一出戏的绝大部分时间史依弘都在舞台上，连中场休息都是在抢妆当中度过，基本上是史依弘还在整理戏服做最后的准备，台上的锣鼓已经响起。到演完最后一出《春闺梦》，史依弘又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加唱了一段《穆桂英挂帅》中的经典唱段，走下舞台时已经过了晚上10点，一天的工作时间将近12小时，堪称“劳动模范”。

足斤足量

一人连演四大名旦的四出代表作，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一次挑战。首先是体力，昨天的四出戏，除了《金玉奴》较为轻松之外，另外三出都“分量”十足。《玉堂春》虽然是个大文戏，但大段的唱颇为考验演员的功力，昨天的《玉堂春》虽然只演出“起解”一出，但较一般版本更长，演了将近一个小时，可谓是“足斤足量”。之后的《昭君

出塞》文武兼备，唱的是昆腔和吹腔，前半场全文戏，后半场载歌载舞，演员中间还要抢妆，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好在史依弘武功底子扎实，一出戏唱得台下一一次次掌声雷动，火爆至极。而《春闺梦》虽然看着是个文戏，但程派的水袖、台步向来极有特色，没有好的武功功底很难胜任，而昨天的史依弘一次次赢得满堂彩，让人不由得叹一句，哪怕是唱文戏，好功底也还是很重要。在接受采访时史依弘表示，要保持舞台上的“一口气”就要每天训练。

可圈可点

昨天的上海大剧院气氛十分火爆，观众的情绪高涨，掌声和喝彩声不绝于耳。这两场演出确实实实在在地让台下的观众感受到了京剧的美，不仅好听、好看，每个角色的演绎还都在人物里头，没有串味，也没有“穿越”，只要不是特别执着于流派“规范”的观众，大抵都会觉得看这样的演出是一种艺术享受。比如，《昭君出塞》虽说是尚派的代表作，但史依弘昨天的演唱并没有刻意去模仿尚派的特色，不过呈现在舞台上却依然是美不胜收。《金玉奴》是荀派戏，史依弘和两位老艺术家的合作却让人

忘了流派，单纯地被台上三个角色的表演所吸引，现场气氛也极佳。因为史依弘前几年就演出程派名剧《锁麟囊》，所以昨晚的《春闺梦》倒是有一些颇为鲜明的程派特色，虽不“纯粹”，但无论是演唱还是表演，都可圈可点。

满满当当

昨天的两场演出共3000多张戏票几近售空，剧场里坐得满满当当，这里面除了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赶来的史依弘的铁杆粉丝外，也有不少普通的观众。史依弘表示，观众还是喜欢新鲜的东西，喜欢看唱念做打的真功夫，也期待演员能胜任各种角色。所以虽然史依弘原本就演过《拾玉镯》《锁麟囊》这两出荀派和程派戏，但为了这次演出还是特意去新学了《金玉奴》和《春闺梦》，就是想给观众一些新鲜感。说话向来“直来直往”的史依弘还表示：“都说京剧的市场不好，其实还是因为我们从业者本身的水准没有以前高。如果我们能够一直让观众保持新鲜感，观众就会愿意来看。如果看到都是好的、美的，观众怎么会不来买票呢。”

本报记者 王剑虹



八千年骨笛今复活

上音器乐剧《笛韵天籁》传承笛乐之美

头插鸟羽、身披兽皮，十几位上海音乐学院竹笛专业的学生踩着鼓点、围着篝火手舞足蹈，一下子将观众拉回了几千年前的原始部落。剧中的音乐领袖伶伦举起手中骨笛吹响第一声笛音，拉开了《笛韵天籁》的序幕……昨晚，由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竹笛演奏家唐俊乔领衔主演的竹笛器乐剧《笛韵天籁》在美琪大戏院首次上演。

一个偶然，魏思骏饰演的伶伦用手中的骨笛吹出了几个音节。其余先民见状纷纷效仿，合奏出悠长古朴的骨笛之声。几千年前，为发现乐音而欢呼雀跃的先人血脉里，便已经流淌着中华民族对艺术永恒的追逐。

唐俊乔饰演的乐神手持竹笛登场，以一曲动人的旋律吸引了无数鸟儿盘旋；伶伦心向往之，用骨笛效仿却笛声嘶哑，吓跑了所有动物。场景一转来到明朝，笛乐也到了鼎盛的昆笛时期。一名女子舞着水袖从竹林深处显出了婀娜身影，伴着乐神和伶伦的合奏缠绵哼唱“袅晴丝”。笛乐终于酝酿出中华文明闪耀至今的艺术瑰宝——昆曲。

最后一幕名为“天籁”。作曲家郭文景的经典笛乐重奏作品《竹枝词》萦绕在翠竹林间，乐神款款而至，群鸟雀跃欢腾。风吹、叶动、鸟鸣、笛响，空灵的乐声将人们的灵魂从审美情趣中抽离，上升至对自然与生命的思考。千年笛乐在中华民族灵魂中镌刻下高洁不屈的竹之风骨。交响乐与人声合唱也随后融入笛声之中，呈现出中国民乐包容多彩的姿态。

中国笛乐可追溯的起源最早在八千年前。上世纪80年代，河南贾湖遗址先后出土了20多只具有八千年历史的骨笛。上海音乐学院复原团队经过对贾湖骨笛的精密测量与计算，用树脂合成材料进行复原，研制出与贾湖骨笛的音色极为相似但音准、音质更为精确丰满的仿制骨笛，让八千年前的音乐在《笛韵天籁》中复活。

唐俊乔饰演的乐神，是穿梭四幕不同时代的线索，也是不断带给伶伦音乐启迪的“导师”。伶伦的扮演者魏思骏和众生灵的演员均是唐俊乔在上音竹笛专业的学生。剧里剧外的角色呼应，让唐俊乔充满了艺术传承的使命感。师承“笛王”陆春龄，唐俊乔是笛乐新一代的传承者。而当她向观众解释“中国竹笛已有八千年历史”时，却收获了大家惊讶的目光。“连中国观众都快忘记笛乐厚重的历史了，所以我必须做些事情。”《笛韵天籁》由此而来。“既要立足传统，也要放眼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正是这不懈的追求引领着笛乐在内的中华文化愈发绚烂璀璨。

见习记者
吴旭颖



■《笛韵天籁》剧照

记者 郭新洋 摄